

“窗户是老屋的眼睛，裱一层崭新的窗户纸，贴一张红彤彤的窗花，娇俏的窗花与屋门端雅的春联交相辉映，顿时让土里土气的老宅院有了精气神。”

年与乡愁总是若隐若离，离年愈近，愈是想家。说起家乡，我脑中最常浮现的画面是低矮的黄褐色土坯房，深咖色的竹篱笆墙，以及老宅木楞窗户上一抹鲜艳的窗花。

儿时，村子里家家户户大多是土坯房，窗户是用横竖木条镶嵌的方格子，外面糊糊一层白纸，可以透光，却透风。

腊月二十四，父母把房屋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，母亲开始装扮窗户。我和弟弟先把旧窗纸撕掉，把粘在木楞上的浆糊和纸屑清除干净，再裱糊一张崭新的白窗纸。新窗纸虽然干净整齐，却令人感觉空洞又单调，农村人喜欢红红火火的热闹日子，即便再穷，也要想方设法过得有滋有味。冬天的雪花如果没有绽放的梅花烘托，定是寂寞，缺乏诗意的美。这种白纸糊的窗户，如果没有红彤彤的窗花点缀，就绽放不出年味的热烈和日子的红火。农民有自己的审美情趣，他们善于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来装扮生活，一张红纸，一把剪刀，竟然让破旧的老木窗变成了展示美好情趣的小舞台。

除夕上午，父亲带着我们贴完春联，余下的细活就交给母亲。童年时，由奶奶剪窗花，后来奶奶年岁大了，眼花再加上手不稳，就由母亲来接班。只见母亲盘腿坐在炕桌前，将一张张红纸铺开、比划、折叠，母亲一边琢磨，一边打着腹稿，思量三五分钟，她已胸有成竹。这是母亲每年剪窗花的前奏，只见她一手捏纸，一手拿着剪刀，全神贯注地剪了起来。母亲是个勤快人，每

全家人在院子里喜滋滋地端详着充满烟火气的家园，洁白的窗纸映衬着红艳的窗花，一只只斑斓的彩蝶栖上了窗口，在暖暖的冬阳里扇动着翅膀，小蝴蝶飞啊飞，一直飞到了我的心上。一窗剪纸，一窗春色，扇动了满园的春光，点亮了农家的希望之灯，整个屋子顿时鲜亮起来，整个小院热闹起来，空气里溢满年的味道。

那个年代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几乎都会剪窗花，而且各有所长，各家的窗花别有风味，登枝的喜鹊、欢跳的鲤鱼、娇艳的牡丹、清雅的梅花……一幅幅俏美的窗花，一窗窗喜人的春色，绽放在农家的窗棂上。夜幕降临，烛光透过窗花，勾勒出一家人簇拥着老人欢聚的身影，就像一帧生动的木版画，又似一出精彩的皮影戏。红火的日子在光影交错间映现，窗花就像会飞的燕子，把春天的气息衔入农家，把幸福和吉祥带给家家户户。

大年初一，男女老少都要到四邻去拜年，隔着窗棂墙，就能看到各家的窗花，谁家的最惹眼，谁家的窗花剪得最妙，搭配得最有味儿，颜色最鲜亮。乡亲们在院子里指指点点欣赏一番之后，进屋见到主人就夸：“你家的窗花真好看！”男主人得意地笑着，却连连谦虚地说：“嘿，婆娘剪着玩，算不得好。”其实，男人的心里充满得意。乡亲们的称赞，乐得女主人笑不拢嘴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又蹦又叫，那欢快的叫喊声，把树上的积雪都震落下来。对于家庭妇女来说年过得好不好，跟窗花漂不漂亮有关系，也没关系，日子是人过的，过得是心气儿，人要活出精气神，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。那个年代，虽然物资匮乏，但是有了勤快的丈夫和巧手的妻子，小家便充满阳光，溢满欢声笑语。

我和弟弟读书、工作、成家，陆续搬离了故乡，随着老一辈的逝去，故乡的老宅已闲置多年。如今，我前前后后搬过很多次家，可不管住在哪里，过年，我家的窗户上都要贴妻子剪的窗花。妻子的窗花与母亲那一代大同却有小异，老一辈的窗花更传统，繁琐中透着细腻，古朴中蕴含灵动；妻子的窗花线条流畅，对比强烈，手法简练，下剪大胆，苍劲中透着纤巧。亮堂堂的玻璃窗上贴着红艳的窗花，感觉温暖又放松。我觉得贴窗花不仅是为了美好吉祥，更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加油鼓气。

“咔嚓、咔嚓！”一只只蝴蝶在妻子的指尖翻飞，逝去的时光缓缓浮现，老宅、祖父母、父亲、母亲正微笑着朝我走来。一窗一世界，一指一流年。窗是老宅的眼眸，连接着人与自然；窗花是中国画上的那枚红艳的印章，是勤劳的人儿在歌唱，是立体的文字，是开在岁月之畔的花朵，是心灵的翻舞，是游子心上那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天在田间地头侍弄庄稼，还要操心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，虽然常年的劳作让母亲那双手变得粗糙，却依然出奇地灵巧，粗活巧活，一学就会，干啥像啥，大到编筐织篓，小到编草鞋打蒲团，都不在话下，尤其剪窗花更是拿手。

普普通通的剪刀到了母亲手里竟然变得神奇，简直能点石成金，就像马良的神笔。“咔嚓、咔嚓！”三下两下，不管是飞禽走兽，或是花鸟鱼虫，须臾之间，跃然纸上。线条流畅、犬牙整齐、比例恰当、设计巧妙、轮廓清晰、惟妙惟肖，令人叹服。母亲最擅长剪蝴蝶，不用画稿，徒手就能剪出上百种形态各异的蝴蝶。那些花蝴蝶有的舒展双翅，有的收翅静憩，有的翩翩起舞，蝶恋花、双飞蝶、穿柳蝶、照水蝶等，不一而足。大若手掌，小似豆粒，千姿百态的蝴蝶，从母亲的剪下飞出。你看，那对恋蝶，细若游丝的触须相连，羽翅上布满小斑点、犬牙纹

等花纹，巧妙又精致，它们双翅微颤，宛如亲密恋人，道不尽的浓情，诉不完的蜜意，呼之欲飞。与其说是母亲用剪刀剪出这些精巧可爱的小精灵，不如说这些蝴蝶是从母亲的指尖飞出来。

母亲静静地坐在窗前，恬静的脸庞笼罩在柔和的光线里，虽然皱纹已爬上额头和眼角，眼睛却依然清亮有神。她鬓角的白发与鲜红的窗花相映衬，那么温馨，那么静美，就像一幅剪纸画，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我和弟弟摆弄着那一叠叠各色各样的窗花，仔细斟酌，精心布置，这张应该贴在哪个窗格，哪两张可以贴在一起，哪两种颜色搭配才好看……

母亲选了一组最大最美的窗花端正正贴在爷爷奶奶的窗户上，二位老人美滋滋地端详着窗花，眼里写满欣慰。虽然母亲是

个农村妇女，但她出生在中医世家，从小跟着我的外祖父读书识字，母亲是个讲究人，有独到的审美。虽然我家土坯房低矮破旧，但是在母亲的巧手装扮下古朴又温馨。家里的窗花一屋一个主题，别有特色，爷奶屋贴“花开富贵”，爸妈屋贴“连年有鱼”，姐姐屋贴“喜鹊登梅”，我和弟弟的屋贴“鲤鱼跃龙门”。窗子一格一幅，花鸟鱼虫相间搭配井然有序，甚是朴拙美雅。最中间倒贴着福字，四周贴牡丹花、蝴蝶、燕子、鲤鱼等，由里向外次第展开。窗户是老屋的眼睛，裱一层崭新的窗户纸，贴一张红彤彤的窗花，娇俏的窗花与屋门端雅的春联交相辉映，顿时让土里土气的老宅院有了精气神。那种美趣是城里的高楼大厦所没有的喜气和年味。

全家人在院子里喜滋滋地端详着充满烟火气的家园，洁白的窗纸映衬着红艳的窗花，一只只斑斓的彩蝶栖上了窗口，在暖暖的冬阳里扇动着翅膀，小蝴蝶飞啊飞，一直飞到了我的心上。一窗剪纸，一窗春色，扇动了满园的春光，点亮了农家的希望之灯，整个屋子顿时鲜亮起来，整个小院热闹起来，空气里溢满年的味道。

童年的时候最期待过年，那是可以大吃零食而不会被骂的好日子。往往新年还没到，熟悉的年味先飘然而至。那是邻居开始做年饼了。新

村里有几户人家，过年前

一个月，就会把铁炉搬出来，在门口生火，那是

要做棵加必了。

不久，焦糖、椰香、蛋香和火炭糅合

起来的气味，会

飘过整条街。小孩子都会跑出

来，说去看做饼，其实都是嘴馋。

棵加必是过年最常见的年饼，它的名字来自马来文“Kuih Kapit”。有人将它翻译成鸡蛋卷，但不贴切，那

扇形、扁平的样子，可一点都不

“卷”。“Kapit”在马来文是“压扁”的意思，符合棵加必的做法。做饼的人会取一对铁铸的扁平模子，把调好

的面糊倒在两块铁模之间，夹紧压扁，然后放在炭火上烤。有点像西方烤松饼的方式，但烤出来的棵加必却如一张薄薄的纸，上面还印着铁模上繁复的花纹呢。

烤好的棵加必这时候还是软的，做饼的人必须趁热，动手把它对折再对折，把圆形折成四分之一，变成扇子的形状，这可是机器取代不的灵

巧活儿。做饼人看似轻轻松松地折饼，但刚离灶的面饼都是热乎乎的，会烫手，要待放凉后才会定形、变脆。这才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放进铁桶里。

棵加必和中华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。它原本就脱胎自中国南

方的鸡蛋卷，不同的是，本地的娘惹

在面糊里加了大量的椰奶，烤出浓浓的椰香味。和鸡蛋卷比起来，棵加必的面糊要调得更稀，才能烤成薄如蝉翼的厚度。

另一种齿留椰香，入口即化的年

饼，就是番婆饼，其源自马来人的传

统食饼“Kuih Bangkit”，因为原料用了木薯粉和香浓椰浆，所以也叫作薯

粉饼或椰香饼。都是经过娘惹巧手改

造后，成为华人新年必备的年节

食品。

原料简单的番婆饼，做法却颇为

繁复。先要把木薯粉和斑兰叶以慢火

炒熟，过筛后搁几天，等到要开始做

饼了，在木薯粉里拌入鸡蛋、糖和椰

浆，搓成一枚枚小小的面团，再压进

刻有各种图案的木模子里。这压模的

活儿可以让小孩子做，这是孩子们最

期待的时候，因为经过模子塑形的面

团，就变成了小白兔、小白花、小蝴蝶

的形状。一个一个把它们排好，都是

粉白色的，还没进烤炉，就已经让

人觉得特别可爱。烤好的番婆饼口感

绵密，一放进口中就会化开，满嘴都

是椰香味。华人讲究喜气，会在那些

番婆饼上面，点上一枚小红点，像是

春节里绽开的一朵朵小红花。

过年，年糕也必不可少。每逢过

年，阿嬷们不会忘记要准备年糕拜

拜。新村里的人，家家户户会做年

糕。马来西亚红棕色的年糕，源自中

国南方，但把底座的竹叶改换成南

洋随处可见的香蕉叶，让年糕有了南

洋随处可见的香蕉叶，让年糕有了南